

原住民族語文學獎系列講座紀實 (一)

用「我們的語言」思考

「私たちの言葉」で考える
Think in Our Own Language

文 | 洪瑋其 (政大台文所碩士)

圖 | 政大原民中心

分享 族語寫作的經驗。第一場講座以阿美族打頭陣，由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秘書長Sifo Lakaw (鍾文觀) 主持，與族語老師Eyko Angay 張月瑛、前原民會教文處處長Tukung Sra 汪秋一，共同討論「族語永續發展的創作之路」。因應防疫措施，本場次改為線上視訊，然而參與者的興致絲毫不減，線上會議室裡早早擠滿了聽眾，有熟悉的族語工作者，也有初次相見的年輕面孔，沒了空間限制，來自四面八方的參與者遠超過最初的報名人數。

處處均是創作的素材

Eyko Angay 張月瑛在台北多所學校擔任阿美族族語老師，曾出版族語繪本《阿嬤的大水缸》，並多次入選原住民族語文學獎散文組、新詩組。「詩中有生活，生

活中有詩」最能夠為張月瑛的作品下註。她以生活中所見所感為題，一棵樹、一張照片、一位補破網的老人，都能興發成詩。以她入選2018年原住民族語文學獎新詩組的作品〈Mahadoway ko faloco' 迴盪〉為例，詩中以部落美景環伺、族人緊密相依的生活景致，對比都會區汙濁混亂、步伐緊湊的當代生存圖像，不只創造「部落」與「美好生活」之間絕對的聯繫關係，同時也描繪現代人所必須承受的多重生活壓力。

對張月瑛來說，生活無處不能寫作，而「部落永遠有寫不完的故事。」故事不只來自部落裡迥異於都市的自然景色，更來自每位老人家。她在部落舉辦耆老說故事比賽，聆聽老人家們親身經歷的或是代代相傳的故事：有過去窮困的生活點滴，有幽默樂觀的成長歷程，也有部落遷徙的



張月瑛透過視訊會議與線上觀眾分享族語創作歷程。



汪秋一於視訊會議大方分享自己精進族語的方法。

艱辛路途。這些故事透過她的筆，一則一則有了文字記載。聽故事不難，難的是承載這些故事的文字能力。張月瑛透過記錄老人家的語彙和文句，學習從未聽說過的單字和語法，同時她也藉由「開口說」來鍛鍊自己。「我也說了自己的童年故事，現場所有老人家都是我的老師，他們會糾正我的用詞、指點我說話的方式。」道地而流暢的阿美語，就在對話的往來間堅強起來。

以當代生活為發想

Tukung Sra 汪秋一則以今年入選族語文學獎小說組的作品〈Ci Lipay 里拜〉切入，分享如何以日常生活情節發想，編織成一篇反映當代生活、帶動反思的小說。〈Ci Lipay 里拜〉透過兩段異族婚姻的並列，描寫嫁到阿美族部落與客家聚落的媳婦度過艱辛的適應和學習階段，努力融入其中的歷程。小說寫實記錄了台灣族群間通婚的常態，由此帶出族群之間相互

尊重、接納的體悟。

汪秋一的理想小說形式要能語言精練、淺顯易懂、飽含日常生活感，然而實際創作時才發現，以簡單的文字表達想法更是不容易。為此，他有一套自己的修練心法：大量閱讀前輩作家的族語作品和讀本、語法書，時時參照字典，幫自己訂下寫作主題，加入創作群組，與寫作同好相互激勵。除了聽說讀寫，汪秋一也強調翻譯的重要。「翻譯需要熟悉兩種語言，並且有彈性的運用能力，能夠創造新詞或是找到對應的語句」，這對當代文學創作來說，是絕對必備的能力。但他也強調，「並不是要所有技能都很強了才能寫作，寫作本身就是練習，寫的過程中，使用族語的能力也會增強。」

族語創作的困難

對於長期離開部落、使用非族語生活

的許多族人來說，儘管想嘗試以族語寫作，往往苦於無法精確使用族語、轉譯腦中構想。汪秋一坦言自己也經歷過類似的困境，「這是長久接受漢語教育、文字化思考的結果，另一個原因是對於阿美語的詞彙和語法還不夠熟悉」。回到部落自然是讓自己沉浸在全族語環境的最好方法，無法回到部落，就透過原住民族電視台的新聞或是廣播電台節目，讓自己習慣族語的語調和詞彙，鍛鍊漢語和族語並行的雙軌思考。當聽和說成熟了，寫作也會慢慢進步。

要鍛鍊轉譯的能力，Sifo Lakaw則強調文化體驗對於精確掌握文字、跳脫漢語干擾的重要性。語言包含一個民族的文化，也就是他們看見的世界，因此很多詞彙與文化情境息息相關。一旦離開了文化情境，解釋都將變得不完整。他以「mama no kapah」這個單字為例，唯有實



政大原民中心舉辦線上文學獎講座，讓更多參與者於防疫期間仍能一同共襄盛舉。

際生活在青年階層的社會、接受固有的文化訓練，孩子們才能夠理解「mama no kapah」不只是「青年之父」這樣一個社會組織的成員命名，更包含了社會的規範、知識的傳遞、親情倫理照護、成長歷程的帶領者等等多樣的文化意涵。這樣的詞彙必須累積足夠的社會參與，具備文化角度的思考，才能精準運用。於是，我們得以看見族語寫作更深刻的文化意涵：傳承、復振語言中所保有文化能量。

維持語言多樣性

站在保有民族文化能量的角度，部落間語彙的差異更被三位族語工作、書寫者，視為珍貴的寶物。身為族語老師的張月瑛建議保持開放而彈性的觀點，學習其他語言別的表達方式，對寫作和語句組織都有幫助。站在創作的角度，汪秋一認為多多融通吸收，能夠運用的素材就會越豐富，「如果小說中有來自不同部落的角色，學習不同部落的語彙就非常好用。」Sifo Lakaw則是以世界觀的拓展和族語的永續發展來思考，「過去我在縱谷的部落長

大，直到結婚後才學會阿美語中的海洋詞彙，不同部落的語言拓展了我們的視野。現在絕大多數的族人不住在部落，他們一定是透過共通的詞彙來學習語言，因此更必須鼓勵不同部落的說法，提供不同的觀點，讓多語社會誕生。阿美族語的發展不應該侷限在部落界線。」這不只是對族語文學創作的經驗提點，同時更是一幅傳承文化、復振族語的宏大藍圖。

透過文學跨越族群邊界

「語言代表的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」，族語復振、族語寫作的必要性或許就在此：積極地跳脫漢語的思考限制。唯有透過不斷地嘗試書寫，才能將自己的情感與思維從他族的邏輯中解放，更真切的表達屬於阿美族的情感。這也是族語文學獎背負的使命：鼓勵、扶持更多年輕人投入書寫母語的工作。透過語言學習、文學創作，族語將帶領離開家鄉、親族的人們，回到能夠安放情感和靈魂的文化故土。這樣的書寫，終將跨越族群界線，感動使用所有語言的閱讀者。◆



為因應防疫措施，族語文學獎講座改為線上視訊。